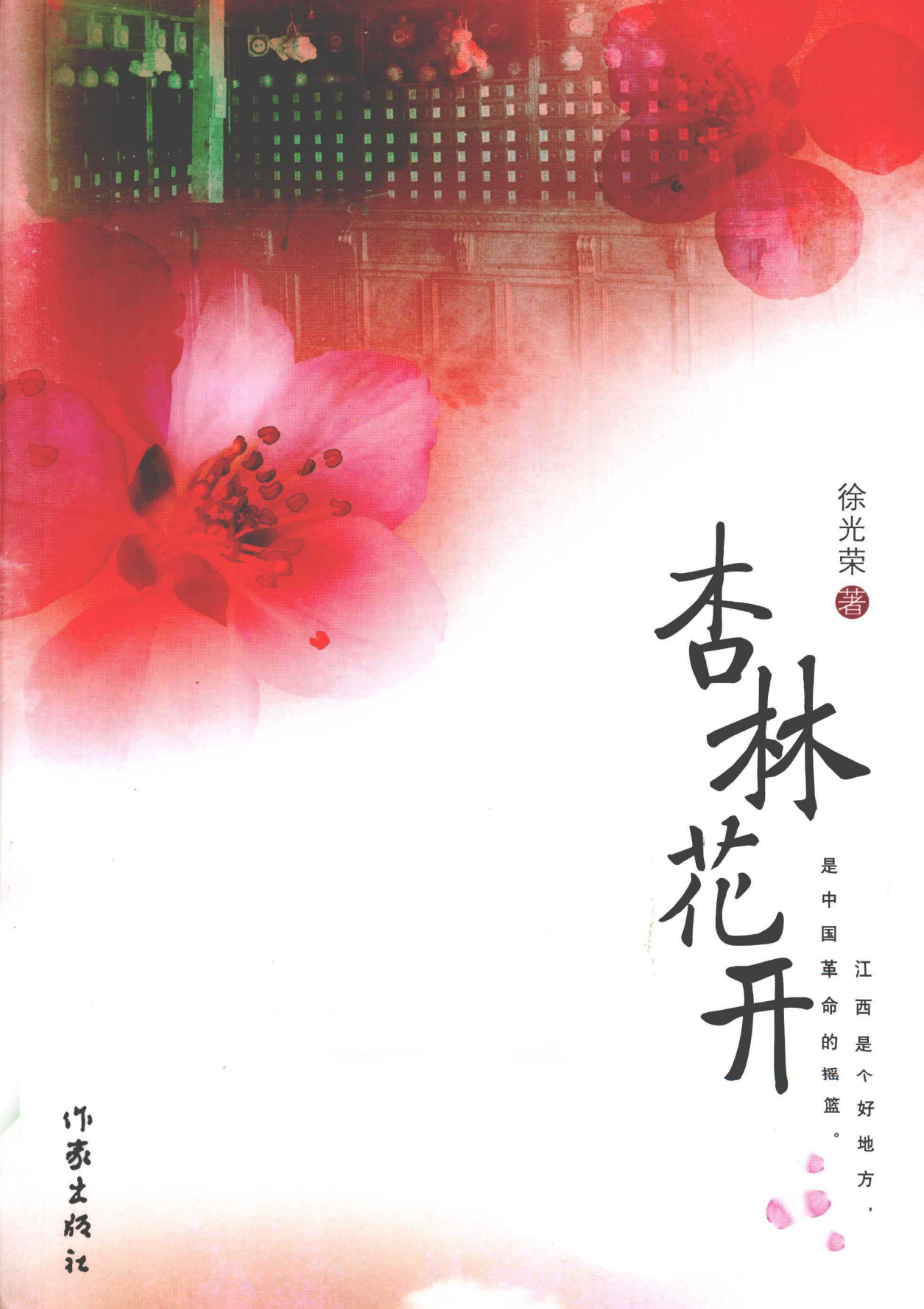




徐光荣 著

杏林花开

江西是个好地方，
是中国革命的摇篮。

作家出版社

杏林花开

徐光荣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杏林花开/徐光荣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063 - 6553 - 6

I. ①杏…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3685 号

杏林花开

作 者: 徐光荣

责任编辑: 王宝生

装帧设计: 河上图文·LuLu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420 千

印张: 20.5

印数: 001 - 8000

版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553 - 6

定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杏林花开

第 一 章 …	001
第 二 章 …	016
第 三 章 …	034
第 四 章 …	052
第 五 章 …	068
第 六 章 …	082
第 七 章 …	098
第 八 章 …	114
第 九 章 …	133
第 十 章 …	151
第十一章 …	172
第十二章 …	190
第十三章 …	211
第十四章 …	230
第十五章 …	244
第十六章 …	259
第十七章 …	276
第十八章 …	300
后 记 …	321

第一章

一

清朝末年，赣鄱大地，连续五个月，秋冬滴雨未下，田地庄稼颗粒无收，到处是逃荒要饭、背井离乡的人们……

山岭上，一堆堆新垒的黄土下面掩埋着无数因饥饿而死、而病而亡的穷苦百姓，山道两旁一个个横七竖八、衣衫褴褛而倒下的贫民早已奄奄一息，连喘气的力气也没有，他们一个个怒目圆睁看着这苍天大地。他们不知道这世道为何变得如此悲惨、如此苍凉、如此无情？那干涸得裂开缝隙的渠沟里，那一具具干瘪得皮包骨东倒西歪几乎赤裸着身子的尸体，时而被山上蹿下来的野狼凶狠地叼去，时而被山村那饥饿得发疯般的野狗撕咬着。那腐败得流着血水的尸体在炎炎烈日的暴晒下散发着一股股令人窒息的恶臭味，一群又一群红头黑翅苍蝇正扑在发臭的尸体上贪婪地吸吮着。过往的行人见此情景，一个个摇头晃脑、头皮发麻，纷纷绕道而行。

苍天啊，你怎这样无眼？大地啊，你怎这样无情？

这老天爷似乎在故意与昏庸腐败的清王朝作对，上年干旱干得田荒地白，农作物几乎颗粒无收，民不聊生，天怒人怨。你看，今年一开春，老天爷不知为什么又无缘无故地大发淫威，黑沉沉的天空就像一只巨大的漏斗向大地倾泻着瓢泼大雨，一连下了三五天，整个大地汪洋一片……

桐林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赣中小山村，位于临江府西北方向十五华里处。这里，山清水秀，林木葱茏，三面环山，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环村自西向东流去。小溪内一串串的鱼儿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弋；山上松涛滚滚，竹影婆娑，一群群的鸟儿在深林茂竹中尽情地飞舞鸣叫。

桐林村村子不大，只有三十几户人家，大都是以种田为生、老老实实的庄稼人。这一天，村北紧靠后龙山矗立着的一幢茅草房内又一次传来了“哇哇哇”的啼哭声。只见接生婆兴高采烈地双手捧着一个沾着鲜血的男婴来到产妇的婆母江老太太跟前报喜：

“叔婆，恭喜您老人家，又添了一个胖孙子！”

老太太连忙用自己亲手缝制的衣服小心翼翼地用小孙子包裹好，笑盈满面地望了好大一会儿怀中的婴儿朝身旁的儿子克朝夸耀道：“朝儿，你看，这宽宽的额头，浓浓的眉毛多像你呀！”

克朝苦笑地望了一眼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第四个小儿子，没有吭声，一脸无奈的神情。半晌，才从牙缝中挤出了一句话：“又添了一张嘴巴，这日子怎么过啊！”然后，转身出门下地干活去了。

老太太白了儿子一眼，像捧着宝贝一般将怀中的婴儿交给躺在床上的儿媳牡丹。然后，兴冲冲地走进自己的房间。大半天才好不容易找出几个铜板、一包红糖、三五个鸡蛋，将接生婆打发回家。随即，从米缸内量了两升米磨了起来，不一会儿，便亲手做了一碗米羹让牡丹调养身体。老太太忙前忙后，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可不是？自己二十八岁守寡，拉扯带大的两个儿子克朝、克当兄弟二人都已长大成人。盼星星、盼月亮，如今总算盼老大克朝成了家，为自己生了五个活蹦乱跳的孙子、孙女。虽然老二克当尚未成家，可也找好了对象，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总算对得起逝去的先人。尽管生活清贫，但心里却暖融融的。

然而，对于眼下的这一切，克朝和妻子牡丹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可不是吗？由于缺乏营养，牡丹奶水不足，刚生下的婴儿整天饿得啼哭不止。大儿子本忠虽然已八九岁了，但又矮又瘦，看上去却像个五六岁的娃娃。读了两年书的他见家境如此贫困只好辍学到邻近的王坊村替别人放牛打工。其他三个娃娃也成天张着嘴巴直喊饿，一个个面黄肌瘦，皮包骨头。好在有弟弟克当的帮衬，这个家总算勉强维持下去。可眼下弟弟克当也已成人，成家在即，总不能就这样拖累他吧。夫妻俩思来想去不知如何是好。

俗话说，喉咙深似海。大人挨饿还可忍一忍，小孩子却不行。襁褓中的四子本信饿得在摇篮里哇哇号叫，牡丹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干瘪的乳房死命地挤了挤，那皱巴巴的紫色的乳头上只流出了一点点泛黄的乳汁。牡丹生怕乳汁流掉，赶忙抱起儿子本信将乳头塞进他的嘴中。然而，只片刻工夫，孩子又哇哇地哭了起来。旁边大女儿金凤端着一只小陶碗直哭喊着要吃饭，牡丹正烦躁不已举手要打她。三岁的小金凤欲跑开不慎摔了一跤，只听“咔嚓”一声，那只紫红色的小陶碗重重地摔在地上，摔得粉碎。小金凤也绊倒在地，接着便“哇哇”地大哭起来。

刚刚进门的克朝忙把女儿抱了起来，小金凤在爸爸怀中饿得直哭喊。牡丹抱着本信来到跟前，指着金凤直骂道：“才吃多久就喊饿，真是饿鬼投生！”克朝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将女儿抱进厨房，把自己吃的那碗稀饭喂给她吃，自己则吃着花生枯饼和糠饼。

牡丹见劳累了大半天的丈夫吃糠咽菜心疼不已，劝慰道：“克朝，到我爸那儿去借一担米来应付一阵子吧。”

克朝不好意思地说：“怎好去呢，上次借的一担谷都没还。”

“怕什么，又不是别人家，自己的岳丈嘛。”牡丹把熟睡中的婴儿放在摇篮里，督促丈夫。

克朝看了看脸上蜡黄的妻子，又看了看哇哇号叫的孩子，思考良久后还是迈着沉重的步履向岳父家走去。

黄昏时刻，克朝来到院背村岳父廖篾匠家借了一担米。当他挑着大米路过老姑塘村口时，迎面碰上了牡丹的表哥陈潜。二人打过招呼后，克朝依旧低着头弯着腰挑着大米一颠一颠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身后隐隐约约传来了陈潜和村民的议论声。

“你们看、你们看，这人就是廖篾匠的大女婿。一个如花似玉的闺女嫁给了这样一个没屁用的人！连老婆孩子也养不起，成天到丈人家里来借米过日子。俗话说，男怕干错行，女怕嫁错郎。牡丹这妹子命苦啊，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那声音一字一句就像一把把钢刀插在克朝的心坎上。他加快了脚步，回头向后看了看那渐渐模糊的人群，气得眼睛简直要喷出火来。

当天晚上，克朝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他在思考着往后的日子究竟怎样过？总不能靠借粮度日吧？虽说今年田地里红薯、荞麦收成还可以，但一家九口人就是勒紧裤带也不够吃，得想办法才是。

“克朝，今天下午听征星叔说，卢家有一个在湖口开店的老板要带一个童养媳，不晓得是真是假。明天一大早，你去请征星叔去一趟卢家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如果确有其事，何不把金凤包过去，换两个钱救救急。这样既可以让金凤过上好日子，又可以救咱们全家……”牡丹一席话打断了克朝的思绪。

“这，行吗？怕是妈不会同意，再说，把金凤包过去，卢家会不会作践她。”克朝闻听犹豫起来，脸上不停地抽搐，半晌，才嗫嚅地吐出了这么几句话，泪水哗啦啦地流了出来。说心里话，活到这份上作为一个为人之父的男子汉是莫大的耻辱，完完全全没有一点尊严。克朝索性从床上坐了起来，双手拼命地捶打着自己的脑袋。

牡丹见丈夫如此心痛不已，忙扯住丈夫的手哽咽道：“儿女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谁不心疼呢？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哟。”说罢，抱住丈夫痛哭不止。

次日一大早，克朝就来到征星叔家向他说明了来意。征星叔二话没说，放下活就匆匆上卢家去了。

“征星叔，快请坐！”克朝老远就看见征星叔忙搬来一把小竹椅放在厅堂左侧，自己也顺手搬个条凳坐在厅堂右边。

征星叔也不讲客套，一屁股刚一坐下便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话匣子：“克朝，昨天正巧，一去就碰上了卢员外。我进门把情况一说，人家就当场答应给二十块银元，另加一担米，真顺啊！哎，你跟牡丹商量了吗？我看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克朝一听惊喜了片刻，随即恢复了常态。他摇了摇头，低下头半晌也不言语。

征星叔知道克朝心里难过，只好安慰道：“克朝，做父母的有谁愿意把自己的亲骨肉送给别人家呢？可事到如今又有什么办法？比较一下送和不送，还是把金凤送过去好。”

“我看行，就照征星叔说的办。”江老太太听得真真切切，从房间里出来说道，接着向克朝吩咐，“把牡丹叫过来，一同商量商量。”

一会儿，牡丹来了。尽管牡丹昨天已决定把金凤送人，但此刻内心仍异常难受，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哗啦啦地滚落下来。她只能点头应允，此外又有什么办法呢？

第三天上午，卢员外亲自带着家人和银两坐上马车来到桐林村，他一见金凤长得端庄秀丽、机敏灵活的样子，心中十分高兴，当场再加了十块银元给牡丹。牡丹捧着这三十块银元望着自己一手拉扯大的活泼可爱的女儿即将离开自己，眼泪就像决堤的河水奔涌而出，随即躲进屋内扑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呜呜地哭了起来。

临别时，年仅三岁的金凤早已哭得死去活来：“妈妈，我要妈妈！呜呜呜……”

任凭克朝怎样哄她，她死活不肯跟着卢员外走，几次从克朝的怀中挣脱去寻找自己的妈妈。

克朝强行将金凤送至村东头那棵红枫下，望着伤心欲绝的女儿渐渐远去的身影，那断断续续的撕心裂肺的哭声随着呼呼的北风吹来就像一把把尖刀插在心上。克朝再也忍耐不住，双手靠在大枫树下放声痛哭起来。他双手死命地拍打着自己的脑袋，既痛恨着自己的无能，更痛恨这社会的不公！

二

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清政府腐败无能，天灾人祸，导致国库空虚。朝廷下令在全国各地抽抓壮丁、加征赋税，弄得各地民不聊生、鸡犬不宁。

一天，临江府派兵丁气势汹汹来桐林村欲将克朝、克当兄弟抓去充军，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克朝不从，借机从兵丁手中逃脱出去。那府衙都头见状气急败坏，高声嚷嚷道：“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听说他是个孝子，把他老娘带走！”

兵丁们蜂拥而至，将江老太太五花大绑起来。牡丹赶忙上去一把拉住兵丁，哀求道：“官人，你们行行好，让我婆婆留下来，把我带走吧。”

幼小的本信在一旁号啕大哭不止，本仁则拉着妈妈的裤腿哭喊道：“妈妈，我要妈妈！”

兵丁们停下脚步，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都头。

都头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牡丹，见牡丹有几分姿色，那拉长的马脸顿时堆满了笑容，一双眼睛看着牡丹贼溜溜地乱转。良久，才不阴不阳地奸笑道：“哦，好样的儿媳妇呀，看这样子还是蛮有孝心的。弟兄们，把她一齐带走！”

一兵丁把本仁扯开，本仁被重重地摔在地上。

牡丹赶快跑过去抱地上的儿子，被都头一把拉住，都头望着牡丹嬉皮笑脸，在牡丹俊美的脸蛋上轻轻地揪了一下。牡丹见都头调戏自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骂了声：“不要脸的东西！”

都头见牡丹如此刚烈，举手要打牡丹，江老太太赶忙上前挡在中间，朝都头怒斥：“你敢！”都头倒退了两步，举拳朝江老太太猛打。

“住手！”克朝从山上树丛中奔了过来，来到都头跟前，怒目而视道，“把我娘她们放了，我跟你们去！”

说也凑巧，在王坊村打工的克当正好回家，见此情景毅然挺身而出，三步并作两

步来到那都头跟前一把扯住哥哥克朝的衣服，朝官兵声色俱厉道：“快把我哥放了，我去！”

“克当，你——，你不能去！你还没有成家呢。”克朝望着倏然而至的弟弟惊得目瞪口呆，他将弟弟挡在了身后。

“哥，你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你留下！”说罢，克当毅然来到那都头跟前。

“哟，兄弟俩还蛮孝的呀，嘿嘿嘿。”那都头阴阳怪气地看了看年轻力壮的克当，奸笑了一阵后指着克当厉声说道，“把他带走！”

官军蜂拥而上将克当五花大绑起来，江老太太和克朝一家眼睁睁地望着官军把克当带走。

临别时，那都头朝江老太太恶狠狠地丢下了一句话：“老东西，三天内不拿出一百块银元去赎人，便将你儿子送到前线充军，到时为你儿子收尸去吧。”

“妈，您多保重！”克当噙着泪转身呼喊道。

“当儿——！”江老太太望着渐渐远去的小儿子克当的背影声嘶力竭地呼喊，顿时昏了过去。

江老太太醒来后第一句话就哭喊道：“当儿，我的当儿呢！”哭罢，又昏死过去。

在乡亲们热情帮助下，克朝将母亲安放在床上，并守候在老人身旁一步也不敢离开。“牡丹，你赶忙到院背爸妈那儿去借点钱，看看能否想点办法。”克朝一边替母亲喂姜汤一边嘱咐妻子。

“妈还没醒呢。”牡丹把被子轻轻地盖在婆母身上，不忍心离去。

“没事，你去吧，看看能否多借一点。”克朝用热切的目光望着妻子。

“嗯。”牡丹微微地点着头，弯下腰亲吻了一下熟睡中的儿子本信后，心急火燎地来到院背村与父母商量借钱营救叔叔克当一事。廖篾匠见女儿牡丹哭哭啼啼，心一软便把家中为二儿子办婚事的礼金全部掏了出来，可数来数去，也只凑了二三十块银元。牡丹一看还是不够，急得直跺脚。廖篾匠无奈地摇了摇头，叹息道：“这是你弟娶媳妇的钱，全部在这，你拿去。要不然，你立马至老姑塘你表兄那儿去借一些。”

无奈，牡丹和母亲一同来到老姑塘舅舅家向在临江府开店的表兄陈潜借钱。舅舅、舅母早已去世，碰巧陈潜在家。

说起这个陈潜还真有一番来历。他从小跟着父母在外地开布匹店，挣了不少银子，是远近闻名的小老板。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前些年，他父母双双病故，自己在生意场上又不顺，处处碰壁，只好将店搬至临江府。他看中了自己的表妹牡丹，一心想娶她为妻，但牡丹不同意，双方的父母也不肯，说是“血脉倒转”，后代要吃亏，所以婚事未成。当陈潜回家听说自己心爱的人嫁给了桐林村最穷的老单身汉时，气得怨恨不止：“真是作败，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陈潜见牡丹亲自上门来借钱救叔叔，心中想道，你也有今天呀，当初我向你暗示求婚时，你什么态度？一千个不点头，一万个不同意，让我吃了多少闭门羹？今天，

我要狠狠地挖苦你一番，报一箭之仇。表面上却笑眯眯地说道：“哎呀呀，姑姑、表妹，你们来得真不是时候，我前两天把家里的银元都拿去省城进货了，一块银元也没有。这俗话说，男怕干错行，女怕嫁错郎。唉，牡丹表妹真是拣了又拣，还是拣了个漏灯盏，日子过得真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过些日子，等我把货卖脱手了，再借给你们吧。”

陈潜的妻子在一旁忙插话说：“老爷，床头柜里不是还有二十块银元吗？借给表妹解解眼下的燃眉之急吧。”

陈潜一听顿时惊呆了，但马上回过神来，故意拍了拍脑袋说：“你看、你看，我这人没长记性，对、对、对，快把那银元拿来。”

牡丹和母亲十分尴尬，接过银元后千恩万谢而去。

待姑姑和表妹牡丹走后，陈潜将妻子痛骂了一顿方才解恨。然后，望着渐渐远去的牡丹的背影暗自讥讽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块石头跟着走。真是个脑瓜子不转筋的蠢女人！”

晚上，克朝与牡丹夫妻俩一合计，向亲朋好友借来的银元连同包女儿的钱总共才八十五块银元，还差十五块才满一百块，这剩下的钱怎么办呢？两家都是穷亲戚，能借到钱的地方都去了。克朝愣愣地站在那儿一动未动，不知如何是好，牡丹坐在一旁急得抓耳挠腮。忽然，牡丹起身从衣柜内搜出了一个小布包，在昏暗的油灯下打开了一层又一层，最后从布包内取出了一双金耳环和一只玉手镯。牡丹来到丈夫跟前将金耳环和玉手镯塞在他的手上，道：“他爸，把这对金耳环玉手镯子拿到临江街上当铺内当了。”克朝接过妻子手中的金耳环和玉手镯，一股热流暖遍全身，他深深地知道这是妻子的嫁妆，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轻易拿出去的。克朝望着妻子半晌也说不出话来，两眼被泪水模糊了。

这一天，克朝带上银元心急如焚地来到临江府衙门前，只见府衙内阴森恐怖、戒备森严。克朝几经辗转打点才好不容易找到那都头，谁知那都头接过银元后只丢下了一句“等等看”的话语便扬长而去。

克朝一连在府衙门前翘首期盼等了三天也不见弟弟克当的踪影，心急如焚的他竟然不顾衙役们的阻拦径自往府衙内闯去，招来的却是一顿毒打。

克朝迈着沉重的步履向老家桐林村走去，一边走一边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他知道，弟弟克当是没办法回来的，这一百块银元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不仅如此，自己还有可能再次被官府抓去充军。与其守在家里挨饿等死，不如忍痛割爱到外面闯荡江湖，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他盘算再三，心一横，决定离妻别子，告别母亲远走他乡学艺谋生。

三

又是一个霉雨的季节，乍暖还寒，空中飘起了毛毛细雨。

这天清晨，克朝肩挎一个青布包袱，手执一把黄色油纸伞，噙着泪与家人一一告别。

“妈，孩儿不孝，不能在您跟前伺候您老人家了，您可要多多保重身体啊！”克朝双膝跪在母亲面前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朝儿，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步难。你一人在外可得处处小心谨慎，吃不得的莫乱吃，做不得的莫乱做，说不得的莫乱说，免得为娘在家挂念。”江老太太抚摸着儿子的头，眼泪汪汪地说道。

“妈，您放心，孩儿知道啦。”克朝深情地望着年迈的母亲点头应允。

克朝来到妻子面前，夫妻二人相视许久默默无语。望着妻子那双炽热的眸子，那端庄秀丽的脸庞，心潮汹涌澎湃。自从妻子嫁到桐林村，屈指算来已有十多个年头。其间，为自己生育抚养了五个儿女。她和自己一样没日没夜地干，一天的好日子也没过上，多么的不容易啊！她虽不是大家闺秀，但凭着她那漂亮的容貌、聪慧贤淑的性格以及还算较为殷实的家境，她完全可以嫁给一个有钱有势的富家子弟，但是她没有那样做。他自觉愧对妻子、愧对母亲、愧对儿女，一个大男人连妻儿老小也供养不起，哪有脸出去见人啊！

克朝强忍着心中的伤痛，对妻子说：“牡丹，妈和孩子都托付给你了，你的担子不轻啊。我这一去，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妻子深情地望着他，不住地点头，一再嘱咐他平安无事。

夫妻二人手牵着手向村外走去。

牡丹见朝夕相处的丈夫马上就要离开自己，远走他乡，伤心的泪水夺眶而出。她站在村东口那棵高大挺拔的枫树下朝渐渐远去的丈夫高声喊道：“他爸，早点回来！”

一阵大风吹来，将牡丹的话语吞噬得无影无踪。乌云将天空压得低低的、黑黑的、沉沉的，一道耀眼的亮光闪过，接着是一阵隆隆的雷声，天开始下起了雨。

牡丹愣愣地站在大雨中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丈夫远去的身影，任凭豆大的雨点拍打在自己的脸上……

克朝冒雨行走在去樟树镇的路上，午后时分，来到樟树河边。只见河水波涛汹涌，一浪高过一浪，那又黄又混的河水排山倒海般向前奔涌而去。河面上漂浮着小竹排，成堆的木柴杂草随着朵朵浪花在水面上沉浮不定，偶尔漂下一具具发涨的尸体，老远便可闻到一股股刺鼻的臭味，令人恶心不已。

河岸上到处是逃荒要饭的人群，一个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路两旁不时可见到因饥饿而倒下的人。

望着眼前一派凄凉的景象克朝心中不禁涌出一股莫名的惆怅来，两条腿犹如灌满了铅一般的沉重。

薛家渡渡口前，一艘大帆船艰难地靠拢在码头上。没等船上的乘客下完，人们便潮水般涌了上去，一些年老体弱者被挤下甲板掉入水中。到处是一片哭声与叫喊声。

船头站着一位老艄公，他手握船桨高声喊道：“乡亲们，别挤、别挤呀，掉下去可就没命的……一定会让你们全部上船的，不会把你们丢掉。”老艄公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上船的人群这才安定下来，一个挨一个地依次走上船去。

克朝抬头望了望天空，见天色尚早，没有往人群中去挤，而是静静地站在河岸上沉思着。他深深地知道，这一步跨出去犹如弓上的箭有去无回，或许永远也见不到家乡的亲人。然而，眼下贫苦的家境容不得他打退堂鼓。克朝下定决心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这时，耳边再次响起了家乡的那首催人泪下的民谣：

过了樟树河，舍不得亲老婆。

过了薛家渡，顾不得家务事。

克朝鼓足勇气朝大帆船走去，刚上船就听身后有人呼救：“救命呀，有人落水啦！”克朝回头一望见一年轻小伙子掉入河水中，眼看被河水淹没。克朝来不及多想忙放下包袱纵身跳入河中朝落水者游去，一把拉住小伙子。船上有递竹篙的、丢绳索的，在众人的帮助下，克朝把小伙子救上了船。船上三五个年轻人纷纷来到克朝跟前向他致谢，克朝只是谦逊地笑了笑。小伙子向克朝作了一番自我介绍，他姓周，名福荣，临江府新喻县人，因家境贫寒出外谋生。二人同病相怜，从此成为知己。

克朝渡过了樟树河，来到了樟树镇。

雨又开始下了起来。克朝见衣服早已淋湿，脚下那双草鞋也被雨水浸透了，那本已破旧的草鞋被扔进了波涛滚滚的江水里，打着一双赤脚行走在樟树街头。克朝一走进樟树镇就被眼前的情景吸引住了，街道纵横交错、商铺林立、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尤其是那三街七十二巷处处药栈药铺、药材琳琅满目，药材齐全、药味飘香，仿佛进了一个药的世界。偶尔，夹杂着三五家南北杂货店。

克朝眼前一亮，不禁想起了千百年来流传至今的那句“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名言，果真名副其实。心中暗自欢喜不已，自我安慰道：“看来，这就是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

克朝和周福荣等几个年轻人一起上街一家一家上门去找工作，不知是店主以貌取人，还是克朝不走运。他们一连走了好几条街巷，问了几十家店铺，几乎没一家看上他。与他一同去的几个年轻人都一个个被老板录用了，最后只孤零零地剩下他一个人呆呆地站在街头发愣。克朝自认晦气与倒霉，又一次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行走着，挨家挨户地去寻找收留他的地方。

天已不早了，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克朝浑身湿漉漉地赤着脚在风雨中缓慢地行走着。此时此刻，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往何处去？

天无绝人之路。当克朝来到泰记药店门前时脚下一滑不慎重重地摔了一跤。说来真是巧合，他这一摔竟摔了个大跟斗，大半个身子倒在泰记药店门内，竟然把旁边一只熬药的锅、炉打了个稀巴烂。自己的头也撞破了，鲜血直流……这一摔还把店内正在熬胶、检药的伙计们吓了一大跳，他们看了看狼狈不堪倒在地上的克朝，随即发出一阵阵哈哈大笑声。

克朝满脸通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用手抹了一下鲜血淋漓的额头后，捡起布包和雨伞正准备狼狈地离开药店时，被药店的一个伙计拦住了：“哎，大哥，别走哇！”

克朝立刻站住就像犯了拐的小孩一样低下头连看也不敢看他们一眼，生怕惹怒了眼前这些人让他赔钱。

伙计们足足看了好几分钟，把克朝看得冷汗都滚了出来，连额头上的痛都忘掉了。

“年轻人，打烂了锅、炉，泼掉了一锅驴胶，你知道值多少钱吗？少说也有二三十两银子。你就这样拍屁股想走？哇得真撇脱！”一个年约四十来岁的壮汉一把扯住克朝的衣领不让他走。

“我、我不是故意的。”克朝一面尽力地向壮汉解释着，一面用湿淋淋的衣袖擦去额头上的血迹。

“不行，你非赔不可！否则，别想走。”壮汉依旧不依不饶。

“哈哈哈哈哈，年轻人，别怕，那打烂的锅炉泼掉的驴胶都不要你赔，由我来帮你赔。敏斋，把他放了！”黄庆仁栈药店的老板黄金怀从里屋走了出来，一见克朝如此一身打扮如此狼狈的窘样便立即大笑起来。

“老板，把他放了？”杨敏斋迟疑片刻后满脸狐疑地看了一眼黄金怀，转身望着朱学坤，用征询的口吻问道。

“对，把他放了！”朱学坤点了点头，他微笑地望了望黄金怀，然后转身朝后堂喊道，“管家、管家，过来，带这位年轻人去洗个热水澡、换几件新衣服，要郎中为他包扎一下伤口。”

“好嘞。”杨管家三步并作两步奔至克朝跟前，从克朝手中接过布包和雨伞，然后按照朱老板的吩咐拉着克朝就走。

克朝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好像做梦一般，他热泪盈眶地一会儿望着黄金怀，一会儿望着朱学坤不知说什么才好。随即，跟着杨管家而去。

四

黄金怀收留了三十开外的克朝并把他带到南昌黄庆仁栈当学徒，可把少爷黄长顺、蒋管家和何师傅他们气坏了。当天晚上，他们仨一合计便来到黄老东家的住处劝他改弦易辙另找他人。

黄庆仁栈药店，东厢房内，黄金怀正坐在太师椅上手握一杆铜制水烟筒吧嗒吧嗒地抽起了大烟，那略有几分芳香味的白烟就像大雾一般缭绕弥漫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黄金怀正吸在兴头上，黄长顺和何师傅一前一后先后跨进门来。黄金怀好像没看见一样，连看都没看一眼黄长顺，依旧吧嗒吧嗒地抽着。黄长顺还算乖巧赶忙上前为黄金怀装烟丝，几次欲言又止。当何师傅跨进门时，黄金怀才用手指了指旁边的椅子示意他坐下。

黄金怀吸了一阵过足了烟瘾后，这才开腔道：“何师傅，您请坐。长顺，你有事吗？”其言下之意是让他有事快说，没事快走，他好和何师傅闲聊一番。

黄长顺抬头看了看何师傅，见他双唇紧闭不肯吭声，便首先开腔道：“爸，这几天天气不好，总下雨，听账房先生说，没什么生意，总共只收了十几两银子。”年幼的黄长顺原原本本把近来药店的生意向黄金怀汇报了一遍，接着按照和何师傅事先商量好的意见滔滔不绝地讲了出来：“爸，咱们药行有句老话，叫做‘师傅要老、徒弟要小、土药要饱、路道要调’，难道您忘啦？今天收这么一个人当学徒，不仅年龄大，形象也欠佳，您就不怕砸了我们的牌子、败坏我们的名声？这么大的年纪，如果有本事在店内当师傅倒可以，当学徒则是八十岁学吹打——白费劲！爸，还是趁早把他打发走。”说罢，望了望黄金怀，又看了看何师傅。

“放肆！小孩子家懂什么，到一边读你的书去！”黄金怀边说边深深地吸完了最后一口烟，将烟灰敲掉，然后，微笑地望着何师傅。

何师傅见老东家如此器重自己，便当仁不让地把自己的心里话全部掏了出来：“老东家，咱们俩可是二十几年在一起共事，彼此互相了解。既然你信任我，我也就不客气了。刚才，少东家的一席话是很有道理的。咱们黄庆仁棧药店本来生意不是很好，加上收留一些吃闲饭的人到店内，这生意如何去做？一个三十多岁生儿育女的大男人当学徒，能有精力去学？能学到什么本事？嘿，不是我小瞧了他，恐怕出不了师。”

黄长顺在一旁不住地点头称是。

站在一旁的蒋管家也愣头愣脑地插上了话：“老爷，这有悖常理呀。常言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他一个已过而立之年的大老爷们对中医药常识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加工炮制技术，收留他岂不是白吃饭？显然，弊大于利，与其收留一个白吃饭的人，还不如不收留的好。老爷，依我看早点打发他走人，免得日后请神容易送神难。”

黄金怀静静地听着他们说话，沉思片刻后才婉转地说道：“你们仨说得有在理之处。不过，我们也不能墨守成规、以貌取人。我看，这位后生仔虽不是子羽，但我对他还是抱有希望的。这样吧，我找他谈一谈，先让他留下来跟何师傅学它个一年半载，到时候看看情况再说吧。”

“什么？让他跟我学？我可没这么大的能耐！老东家，您就行行好，让他跟着别人学去。”何师傅一百个不乐意。

“嘿嘿，就怕兔子尾巴长不了。”黄长顺“嘿嘿”地奸笑不已。

“是啊，我看有点悬乎。”蒋管家也不服气。

“这事就这么定了。管家，去准备一桌酒席。长顺，把克朝叫过来，我要找他谈谈。”黄金怀用毋庸置疑的口吻说道。

三人见黄金怀执意要留克朝到店内当学徒，一个个无能为力，只好无可奈何地摇着头唉声叹气地走了。他们边走边唠叨起来：

“看来老东家人老糊涂了，连规矩都忘了。”

“真是河里划船气煞岸上人。”

“……”

克朝听说老东家叫自己，心中一阵惊喜，但是，从少东家那鄙夷的眼神和不屑一顾的表情中似乎感到了情况不妙，心中那一阵喜悦骤然间倏忽而过。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心头一紧，忐忑不安地来到东厢房黄金怀的跟前。

情况并没有克朝想象的那样糟糕，黄金怀见克朝缩手缩脚一副颤颤惊惊的神情便大大方方地站了起来，热情相迎：“克朝，来来来，快坐下。”黄金怀的一句话、一个细微的动作此时此刻就像一股股春风吹进了克朝近乎冰凉的心田，给他无穷无尽的暖意。这位慈祥的老东家还与克朝拉起了家常，克朝于是也不拘谨了。

“克朝，你家境如此贫寒，学徒期间三年不准回家，三年没有工钱，你愿意吗？”黄金怀关切地问道。

“愿意、愿意，只要老东家收留我有口饭吃就行。”克朝不住地点头应允，心中充满了对黄金怀的感激之情。

“好，你就跟着何师傅当学徒吧。”黄金怀笑道。

“谢黄老东家，日后我许克朝愿为您效犬马之劳。”克朝一字一句地向黄金怀吐露了心声。

黄金怀轻轻地点了点头，望着克朝额头上包扎的伤口问道：“伤口怎么样？”

克朝笑道：“还好，托老东家您的福。”尽管受了点皮肉之苦，但能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把他高兴得喜上眉梢。

不一会儿，一桌丰盛的酒席端了上来，屋内肉香、酒香四溢。黄金怀站起身笑着打了个手势：“克朝，咱们吃饭去！”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黄金怀指着克朝向何师傅作了一番介绍，克朝连忙起身向何师傅点头问好。何师傅望了望眼前这位其貌不扬的小伙子，眉头紧蹙，原本长长的马脸拉得更长，毫无一点表情，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算是向克朝打了个招呼。

克朝依然笑咪咪地望着何师傅，这才仔细地将他打量了一番。何师傅，中等身材、微微发胖、浓眉大眼、鼻直口方，那宽阔的额头下面长了一副马脸，看上去大约五十开外。

黄金怀见状忙向克朝恭维了一番何师傅：“何师傅可是咱们江西药业界有名的药师，他不仅能在黑夜里摸上中药说出它们的性能与产地，而且能在熬胶时不动铲就知道这胶什么时候起……他还能根据不同的中药品种将它们切成各种不同的类型。比如，将一寸长短的白芍切成六十片，片片完整、光滑匀称。我们药业界所谓的‘甘草柳叶片，半夏飞上天，白芍薄如纸，槟榔不见边’的头刀师傅指的就是这位何师傅。克朝，好好向何师傅学习……”

克朝心中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眼下这位何师傅目中无人、架子这么大，原来他有这般本领。至此，克朝对何师傅肃然起敬，暗自下定决心要把何师傅的本领全部

学到手。想到这，克朝又一次端起酒杯满脸通红地来到何师傅跟前恭恭敬敬地说道：

“师傅，这杯酒就算是拜师酒，徒儿敬您啦，请师傅赏脸！”说罢，脖子一仰一口把酒喝干。

何师傅正襟危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他侧视了一下克朝没有做声。克朝端着空杯子站在那儿傻乎乎地望着何师傅等着他把酒喝了，可是，等了许久也不见动静。只见何师傅一个劲地在吃菜，就是不肯端上酒杯，好像酒杯里盛的是毒药一般。这可急坏了坐在一旁的黄金怀，黄金怀向克朝使眼色示意他再敬一杯。克朝心领神会，赶忙又斟上了一杯满酒向何师傅说：“师傅，好事逢双，我两杯敬您一杯。”边说边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呛得两脸似猪肝色一般微微发紫。

何师傅坐在那儿依旧只顾吃菜，连酒杯也没碰一下。克朝咳了几声后一会儿望望何师傅，一会儿看看黄金怀，索性又倒满了一杯，第三次敬了起来。三杯敬一杯，这酒总该喝了吧。然而，何师傅个子不大架子大，这一回竟然连看也没看克朝一眼，摆在他面前的酒依然没动。

克朝神色有些黯然地看了一眼黄金怀，但脸上仍然挂满了笑容。

黄金怀见状脸上有些挂不住，他紧紧地盯着何师傅也一言不发，心中却有些愤愤不平。俗话说，伸手不打笑面人。你何师傅也太自命清高了，一点面子都不给，叫人家怎么下得了台？他见克朝如此宽宏大量不由得心生敬佩之意。他觉得何师傅做得太过分了，不该这样。黄金怀随即打了个圆场：“克朝，何师傅身体有恙，这杯酒就免了吧，我代他喝。”说罢，端起何师傅面前那杯酒喝了个底朝天。

自此，克朝在黄庆仁栈药店当起了学徒。

五

俗话说，笨鸟先飞；只要功夫深，铁杆磨成针。克朝深知自己年纪大了点，早过了学徒的黄金年龄，他更知道“饭碗”的来之不易。因而学起来比别人特别卖力、特别吃苦。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克朝第一个起床，之后抹桌椅、洒水扫地，为何师傅倒洗马桶，把事情干得熨熨帖帖。吃饭时，克朝首先为师傅添好饭后自己才添饭吃。几乎餐餐都是最晚一个端碗最早一个吃完饭，很少上桌与师傅或其他师兄弟平起平坐。他常常是一个人独自坐在角落里吃，静静地边吃饭边默记当天或头天晚上学习的“汤头歌诀”、“十八反歌”等中医常用的知识。而坐在饭桌前的师兄弟们则一边吃饭一边有说有笑，笑声朗朗，打打闹闹。每逢这场面，他从不掺和，只是一笑了之。起初一段时间，众师兄弟还以为店内新来了一个大哑巴，背地里讥笑讽刺他。克朝佯装没听见，一笑而过。

白天，克朝按照师傅的吩咐尽心尽职地做好每一件事，什么洗药晒药、磨刀碾药，偶尔跟师兄弟们学一学切片铡药。他为人厚道、实在、谦让、随和，从不与人争高论低，更不与人争名夺利。他把一个心思放在学本领上，碰上不懂的，一有机会便

不耻下问。然而，何师傅是一个偏心眼的人，他始终认为克朝年纪大出不了师。因此，对克朝十分冷淡，每次克朝请教他时，他都只是表情冷漠，淡淡说道：“就是这样的。”弄得克朝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一头的雾水。

常言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众师兄见何师傅对克朝如此态度，也纷纷效仿，他们对克朝也爱理不理，对他的提问也只是敷衍地应付一下而已。克朝对此并无怨恨之心，相反，更加坚定了学好本领的决心。他处处留心观察何师傅和师兄们切药、制药、加工炮制的方法与技术。

一天早饭后，克朝按照何师傅的吩咐在后堂外洗药。因初来乍到，又没师傅指点，在洗荆芥和川芎时，竟然用同样的方法浸泡久洗，弄得洗出来的荆芥软绵绵的像柴草，没一丝儿药味。正在这时，黄金怀来到跟前连忙纠正了克朝的洗药方法，厉声问道：“克朝，何师傅没说怎么洗吗？”

“没有。”克朝战战兢兢地站起身，双手湿淋淋地直往下掉水。

黄金怀是个聪明人，知道这是何师傅他们故意捣的鬼，便没有责怪克朝，而是从晒垫中分别拿起一些川芎和荆芥乐呵呵地耐心指教：“克朝，洗药包括洗、浸、泡三个环节。有的药材要浸泡多时，有的草类药材则要‘抢水洗’，不能浸泡。比如，这川芎就可以浸泡多时久洗也不碍，而这荆芥属于芳香性草本药材却不能久洗，更不能浸泡多时，‘久洗无药味，久泡无药气’。洗药还要因时制宜，一年四季都不同。”黄金怀说到这故意把话头打住，他见克朝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满意地点了点头后继续说道，“这洗药的口诀有四句话：‘洗药四季水，四季各相宜；逢秋须快洗，春冬不着急；药硬洗宜久，药软莫迟疑；遇到芳香药，随洗随捞起’。你可要牢牢记取。此外，中药的加工炮制、仓库保管都有严格不同的方法与技术，需要在实践中摸索，虚心向师傅和师兄们好好学习，掌握好更多的本领。莫急，慢慢来，一口吃不成一个大胖子。”说罢，拍了拍克朝的肩膀以示安慰。

克朝听后心中豁然开朗，暗下决心要把店内每一个师傅的看家本领学到手。他红着脸望了望黄金怀不好意思地说道：“老东家，这洗坏的药怎么办呢？”

黄金怀摆了摆手笑道：“算了，不知者不为怪，下不为例，以后注意一点就是。哎，克朝，何师傅正带着其他几个徒弟在炮制中药，你快去听一听，把何师傅说出的炮制方法谨记在心。这儿，我替你料理。”说完，弯下腰去收拾没洗完的其他药材。

克朝感动得热泪盈眶，朝黄金怀点了点头后飞也似的而去。克朝来到后堂隔着一扇门窗就听何师傅轻声说道：“樟树炮炙药材，主要有水制、火制、水火共制三法，而以火制者居多，旧有‘逢子必炒，药香溢街’的说法。水制法有洗、淘、泡、润、漂、飞，火制法有炒、煨、煨、炙、炮，水火合制法有煮、蒸、淬；三法中，尤以火制技艺最为高超。古法对火制要求极严：‘炒黄的药黄而不焦，火炮的药空松酥脆，蜜炙的药润而不燥，火煨的药酥而不坚，炒焦的药焦而存性’等等。走，我们到现场去实地制作讲解。”说罢，一行人穿过后堂来到炮制现场。

克朝谨记刚才何师傅的一番话语，一字一句地在脑海中重复了好几遍，直至牢牢